



从乡土到远方：微信叙事与空间生产

刘碧珍¹ 邹生根²

(1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2.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本文微信网页版

摘要：微信叙事已构成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呈现与记录了个体对世界的认识，让日常生活更具仪式感。其空间生产能力满足了自我延伸的需求，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一方面，它让我们在陌生人社会重新部落化，形成差序格局，于私人与公共空间中自由穿梭，实现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回归。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人类探寻未知的渴望与冲动，与陌生人接触，走向多个可能的世界，显露时代与传统发展的轨迹。

关键词：微信叙事 空间 差序格局 乡土中国 陌生人社会

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2.05.010

微信自2011年进入大众视野，不断地换代升级，更新各种设置与程序，大规模地攻城略地，介入与侵占我们的生活。作为社交媒介，它早已溢出了媒介的领域，成为记忆、时间、生命意味的负荷者。因为微信叙事帮助人们构建不同的时空，已构成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现代人无法割舍的存在。

一、微信叙事：自我呈现与自我延伸

微信作为贯通交流的第三方，不仅实现了即时交流的可能，而且还能让延时与非在场的交流顺利进行下去。有交流必然有叙事。借助微信进行的叙事即微信叙事，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叙述者，有个体也有团体。其中，个体的表达包括两种根本不同的符号活动：他给予(gives)的表达和他流露(gives off)出来的表达。^[1]在给予和流露之中，微信叙事都具有某种自我呈现性、个体表演性和仪式感。与以统一、同质和冰冷的铅字散布至千里之外的印刷文化传播方式相比，微信可以在声音、图像、表情包的帮助下获得人格的外衣。微信头像是个体精神气质的写照。配上独一性的语音或者可爱的表情包，微信叙事瞬间生动起来。严格意义上讲，微信不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物件，充其量只是一些代码与程序，

因人的参与，一切才拥有了温度。语音功能具有较强的辨识度，最值得一提，它意味着一个内部有热流淌的生命体的存在，能凸显声音主体的独特性，因为发出声音等于亮出一个名字和一张脸。^[2]而且“说出来的话除了字面的意思之外，同时传递了大量的信息。讲话的时候，我们使用完全一样的字眼，可以表达或激情洋溢、或嘲讽、或愤怒、或闪烁暧昧、或曲意逢迎、或精疲力竭等等不同的情绪。”^[3]因此，微信叙事在帮助个体表达自我时，可以如口头表达般充满表演性，又可以像书面表达那样具有仪式感。

微信叙事除了实现交流外，还可以充当个体的记忆载体，呈现与记录个体对世界的认识。这一维度的微信叙事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的回响与共振。现实的境遇常常会触发叙述者去追忆过去和思考当下，并通过微信叙事表现出来。叙述者“我”的身份与真实的“我”之间存在距离。自我就在这之间被构建并呈现出来。其中个人记忆与日常生活体验共存且彼此勾连，道德理念与个人欲望、文化规范与个人行为、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也会相互交织。此时，现实与虚拟的边界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或者是消弭的，取决于叙述者的主观意愿与表达能力。因而微信叙事与真实之间只是一种统计

学上的联系,不一定有本质或必然的关系。当叙事在朋友圈展现出来,叙事呈现的自我就具有了某种稳定性与连贯性。因为“不同的社会群体都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诸如年龄、性别、地区、阶级地位等特征,并且,所有这些外显特征都是通过复杂的文化构型精心制作而成的,这种文化构型体现了一种适当的自我引导方式。”^[1]作为特定文化类型中的叙述者必然在维持与展示着这一社群所附属的行为准则,因而微信叙事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它可以用以表达和呈现自我。

微信中还潜藏着大量的叙事空间,即各种微信群与朋友圈,它们是由叙事建构起来的认知和表征空间,置身其中似乎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尽管这只是一感觉层面的空间生产,是叙述者自我的延伸,但足以让人投入心智能量,在其中自由穿梭,进行工作、学习、聊天与购物等活动。因投入的心智能量是自我的一部分,所以自我能从中找寻一种确定感与存在感。当个体将各种时空的自我组合起来时,会构筑一个完整的自我。这一观点很好理解。因为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我们拥有多重身份、扮演着各种角色,必然会拥有多个自我或自我的不同方面。《种族与文化》中谈到“人”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一种面具,也许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对“无论在何处,每个人总是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在扮演一种角色”这一事实的认可。^[1]微信叙事恰好帮助我们构建与他人或自我交流的空间,当我们打开与进入一个叙事空间时,我们的自我必然延伸其中,观看与表演各种角色。“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相互了解;也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1]可见,如今微信已经深度卷入我们的生活,微信叙事具备的空间生产能力,给我们提供便利,帮助认识与思考自我,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

总之,当代社会正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挺进,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规则与契约的遵守,如弗农在《远方的陌生人》中谈到的“现代社会环境可能创造出了一个充满匿名和疏离的陌生人的社会,但它也催生了亲密关系、情感和自我认知的新形式,使个人关系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4]因而,在人口的流动性和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旧有的人际交往模式渐渐式微的当下,蕴含人格与情感的微信叙事更加吸引人,它具有的“这种自我日益增长的表演本能可能也是对充斥着陌生人的社会匿名性的一种回应。”^[4]它帮助我们书写个人参与的历史,让我们更关注现实;又让自我在不同的空间穿梭,当然这些空间是列斐伏尔定义的社会空间,因意识的介入被打开与折叠,使我们感觉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可见,微信叙事这一新的表达方式与人际沟通形式为我们生产和呈现一个个崭新的空间,自我在其中呈现与延伸。当自我向传统致敬时,我们会发现微信叙事与传统,尤其是叙事传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传统。

二、回归传统,人以群分:对乡土中国的守望

微信叙事成为当代人无法割舍的存在,究其原因它是迎合了人类对传统与未知的双重期盼。对于中国人而言,乡土与人情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来自熟人社会,尽管现代化

的进程让我们的社会逐渐走向陌生化,然而我们渴望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面对面交流的畅快。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立足于集体的文明,在这里,个人不大可能独立于其他人以外,人际关系是个人身份认同的固有要素,个人只有同其他人结合起来才能变得完整。^[5]因而,我们会在微信叙事构建的空间中试图实现重新部落化,呈现乡土中国。

(一)人以群分,重新部落化

如前所述,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拥有多重人生角色,这一现象映射至微信中则表现为:个体的我们可以归属于各种不同的群组,例如家族群、同学群、同事群等,这些群内成员少则几人,多则几百人。因为建群原因不一,所以每个群内的文化与群成员的黏连度也不一致。其中家庭群的稳定性最强,因为血缘与亲情是与生俱来的。早在部落社会,亲属关系已作为调节器,将所有人团结在亲属关系之内。^[5]除此之外,共同地域、共同经历、共同身份与共同爱好也同样能够把人团结起来。因为旧制度的社会关系中,一个人接近的是同一个亲属团体、同一种姓、同一个村庄的人。而且身份主导性型的社会关系模式也会让你在扩展自己的交往范围时,把非亲属变成类亲属。^[5]而现代社会,基于血统的社会分层已经无法满足社交需要,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体系必将建立起来。此时需要“发展出了新的情感机制,使其得以从陌生人中抽身,获得了隐私和其逐渐分离的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4]正因如此,朋友一词才更有诱惑力。中国民间早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说,在麦克法兰看来对于离开家庭的英国人而言,为了与他人建立一种牢固的私人关系,他们要做的恰恰是交朋友。^[5]尽管中西方对于血缘的态度不一致,但是时值当下我们都需要以朋友来摆脱孤独,获得互惠,因而在微信中特设了朋友圈。又因为我们毕竟不同于英国人,我们仍然会根据亲属的不同和关系的远近,在设置中区分群,并把朋友分在不同的组,这些群组构成不同的空间,帮助我们实现了重新部落化^[6]。每个群组都是高度结构性的网络,这种由亲情和非亲情组成的社会网络,以及它们的分布方式,促成自我延伸至不同的空间,它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个人是否容易得到帮助,也会影响到这个网络赖以生存的凝聚力和持续性。^[7]

费孝通早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说过“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8]这样的社会关系,在当代中国依然存在,并且作为一种底色存在,已经映射到微信的群组和朋友圈中。每一个微信号个体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不同的圈子或者同时位列于不同的圈子中。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与他人的朋友圈会有交集。特别是看朋友圈的时候,一旦发现点赞与评论,我们就会知晓与对方拥有哪些共同的朋友。这一点也与现实状态下的交友状况接近。社会学家早就证明出我们的熟人圈是有限的,大多数人的朋友圈是



重叠的,甚至得出“六度人脉”一说。^[9]显然,在我们的微信中,情感是我们建群、维系和扩大群体的基础。

那么情感是如何增强的呢?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依靠叙事,这不仅体现在如今的微信交流中,可以说古往今来一直如此,它是人类交往的法宝与传统。故事可以创造出一种群体感,把有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到同一个社交网络。邓巴曾说过,讲故事对维系外围群体的关系起到两个关键的作用,一是它让我们编造一个社交历史,我们会因此而注重于一段共同的历史,也是因为这段历史才组成这个社交群体;二是它让我们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一个未曾见到的世界,也就是虚构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7]群内成员之间的交流,甚至八卦,对感情的建立很有作用,因为这种行为会激发大脑分泌安多芬。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分泌安多芬给人的感觉很像温和地过一次瘾,给人带来轻柔的镇静、愉悦和安宁。而这种感觉对亲密关系起到直接作用。^[7]

同时,社会学家还发现:150人这个范围,形成了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线内的人是有着交往的历史,相互信任的朋友。线外的仅仅是熟人,关系松散。尽管这些人也被加为好友,但是,并非与他们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7]现代都市的发展让人缺乏社区归属感,人们的社交网络变得支离破碎,没有一个共同的大社交网络,只有各自的子系统。可见,微信中的朋友仅仅是微信朋友而已,它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朋友。如果说现实中的陌生人社会是人们表演的前台,那么微信中的家族或亲友群则是供精神与心灵栖息的后台。微信分组不啻于从心理上重返乡土的一次尝试。

(二) 差序格局,在私人与公共空间伸缩

朋友圈既是向外展示的橱窗,又具有私人领域和个人庇护所的性质。类似“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时,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8]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称这样的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尽管费孝通创设“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是指社会结构的圈子会伸缩,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并指出这种格局与西方的“团体格局”不同。如今,同样可以用以说明微信中个体可以同时分列在不同的群组。它能帮助我们进入私人空间,亦可以进入公共空间,把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从容地分离与聚拢,一切均在其掌握之中。进可攻,退可守。

微信中的朋友归属于不同的群,而群又可以按照“声音”进行划分,正所谓“人以群分”“群以音分”。如前所述,亲情、地缘与经历,以及兴趣爱好都可以成为划分的依据。相似性与共同点让我们身处同一群而无违和感。例如微信群中经常出现用方言聊天的情形和由方言配制的搞笑视频来活跃气氛,显然这些都是群内成员认可并愿意共享的。笑是一种社交合唱,往往具有很强的黏合度,而方言又是一款明显的徽章,它能代表民族的历史,是迁徙和入侵等经历和遭遇的积淀。^[9]方言与笑声是口头的、凭肉耳就可捕捉的声音,易

感染与影响人。书面叙事中蕴藏的叙述声音同样可以让人根据字面意思揣测出弦外之音,帮助我们发展自己,交流知识,拥有共同的信念。因而共同的声音让同一群组里的成员拥有共同的文化圈子,同时共同的文化圈子也让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可以顺畅地交流。

微信叙事需要设群分组,其朋友圈可见度也是为自己保留最后一块自留地,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自我掌控的空间,选择“公开”“私密”“部分可见”还是“不给谁看”,以及允许朋友查看朋友圈的范围是“最近半年”“最近三天”,还是“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奉行“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原则。这里的表达既是外在、公开的,又是内在、隐秘的,二者之间的界限由发布者选择可见与否和时间长短决定。林荣远在编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一书时这样论述过:“在社会的发展中,个人虽然愈来愈社会化,摆脱传统的束缚,但是愈来愈社会化,一方面创造着个性,为个人争得更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基于劳动分工结构之上的专门化和个体化也产生着各种不同的、相互并存的社会和群体的地位和个人人格的相似和适应,个体化的过程也就变为拉平化的过程。”^[10]如今的微信同样有此功能,它创造了表达个性的平台,但同时也会在无意中拉平个性,因而需要一块自由地,让现代人可以自由出入。

可见,我们离不开微信叙事归根结底还是来自心理上的需求,因为在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缺乏社交和社区归属感,所以我们渴望回归乡土,但我们又不可能完全回到乡土。因而,我们享尽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拥有最能言善辩的交流系统时,我们还是会用回原始的情感招数,化陌生为熟悉,用已知去探寻未知。

三、搜索与关注,走向远方:寻找可能的世界

(一) 多个平行空间:朋友圈与公众号

朋友圈与公众号都是我们展示与宣传的阵地,差别只是朋友圈仅限朋友查看,而公众号则可直接关注接收,其名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质。看朋友的朋友圈,可以观察到他的喜怒哀乐、可以了解他的遭遇,甚至可以跟随他的步伐体味另一种生活。因而朋友圈提供我们一个了解多元世界的向度。公众号亦是如此,因为公众号往往专注于某一领域,对此感兴趣的民众只需关注它,就可以接收它定期推送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的多为社会热点问题或专业领域问题,进一步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有时还能提供给我们另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与思维。因而,对于我们而言,这些存在于我们微信中的朋友圈和公众号如同给予了我们多个平行空间。这些空间有的是我们可以进入的,有些则是我们永远的念想,有些承载的是我们的过去,有些可能会是我们的未来,这取决于我们与朋友之间的现实距离。

除此之外,微信朋友圈构建的世界有时还是一个存在于人们思想意识之中的虚拟世界,它由我们的想象幻化出来,并与我们每天都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相分离。因而关注它,并以超然的眼光打量它,意识到它可能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存在,才可能思考它的缘起、合理性与必然性。而且我们借

此分享彼此的世界,在发现他人世界不同于自己的基础上,认识我们的意识世界,并强化对自我的认知。

(二)对未知的探寻:摇一摇与附近的人

好奇心常常会引领我们走向陌生。基于此,微信在“漂流瓶”的基础上增设了“摇一摇”与“附近的人”等设置,为我们开辟了一个隐秘的通道,创设了与陌生人偶遇和邂逅的机会。在那里,不同空间可以交会,并扩展已有关系网络的边界。

为什么我们会创造机会探寻陌生?当我们回望人类物种之根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被赋予了理解自身以及世界的能力和渴望,正是这种伟大的天赋将我们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求知、推理以及创造的渴望,经过数万年的锻炼,使我们掌握了生存的工具,使我们能够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的生态世界。^[11]好奇心驱使人类能彼此沟通、联系与合作,这样贸易与文化信息的共享也就成为可能。因而得益于量子理论的现代信息技术把我们带向未知,同时也是提醒我们陌生世界的存在。宇宙是个充满非凡秘密的地方,在地平线之下挥动一下翅膀或许就会产生难以解释的、需要思想和理论新革命的现象。物理世界如此,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如今微信中的这些设置给我们的生命和有限存在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借此感受与他人的联系、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这个世界的广袤无垠。^[11]微信让我们了解物理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共通性,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超脱于自然的规律。

除却好奇心,笔者认为普遍存在的孤独感也是我们向外探索与试图发生联系的一个原因。随着时代的发展,同质化的现象日益加剧,我们的日常活动以图表形式被量化,分配了一定的小时和分钟来完成某事,在空间上,我们又是以经纬度来划分地球表面,我们用街道名和门牌号来标识我们的住址。^[11]甚至,人与人的情感与真实生活也逐步退化为科技设备以及各种各样的奇妙装置。^[12]一切都更为精确,也更加失去特色,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被驱逐的对象。人们一直在寻求各种可能的机会表述自我、被倾听、分享经历、寻找认同,有时候陌生人会是一个倾听者。微信借助网络确保陌生人之间进行联系的可能,并具有匿名性和可控性,对于一个孤独的现代人而言这将有怎样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了。

总之,微信把握住了孤独作为一种强大推动力所具有的能力,充分利用了人们对交往和关注的渴望,也抓住了现代人对被同质化的担忧。

综上所述,人是热爱故事、需要情感的动物,尽管人世的聚散沉浮会因社会的发展而生发出新的元素,但是抱团取暖、相互八卦的传统却一直潜藏于现代的社交模式之中。微信叙事给予我们新的交流平台与生活空间,让每一个自我得以呈现与延伸。我们可以在同一时间联系更多的人,在自我推销与自我表演的时候共享不同社交圈中的信息,完成情感的传递与重新部落化。可微信叙事并未抛弃传统。传统虽然看起来位于每一代人的身后,但每一代人的前行同时也在创造历史并导致身后传统的改变,因此传统总是在跟随每一代

人前行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内部秩序。^[13]乡土的概念与乡土中国的社会秩序依然在微信中自觉与不自觉地传承着,并依然影响、构建与重塑着我们的生活与文化图式,因为我们惯常行为和思想背后有着文化历史渊源的驱动,同时时代的变化又启发我们在传统之下往前走出了一步,带着自己的好奇与探知欲勇敢地走向陌生人社会。

基金项目:论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人类语境下的叙述声音研究”(18BWW012)、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WX03)和江西省高校人文规划课题(ZGW17108)阶段性成果。

注 释:

- [1][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0,17.
- [2]傅修延.“你”听到了什么——〈国王在听〉的听觉书写与“语音独一性”的启示[J].天津社会科学,2017(8).
- [3][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 [4][美]詹姆斯·弗农.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M].张祝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3,71.
- [5]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现代世界的诞生[C].[英]艾伦·麦克法兰主讲,刘北成评议,刘东主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7,9,153,154.
- [6][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中译本第二版序,11.
- [7][美]罗宾·邓巴.人类的演化[M].余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26,253,42,79.
-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8,36.
- [9][美]罗宾·邓巴.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M].张杰,区沛仪,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96,204.
- [10][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M].林荣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编译者前言,4.
- [11][美]伦纳德·蒙洛迪诺.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M].龚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1,360,77.
- [12][英]奥利维亚·莱恩.孤独的城市[M].杨懿晶,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57.
- [13]傅修延.论叙事传统[J].中国比较文学,2018(2).

作者简介:

刘碧珍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

中心成员;
邹生根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黄雪敏】